

殷夫集



浙江烈士文丛

殷夫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书名题字 姜东舒
封面设计 张妙夫
责任编辑 严麟书

殷 夫 集

丁景唐 陈长歌编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3.25 插页4 字数282,000 印数00,001—10,800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58

定 价：1.35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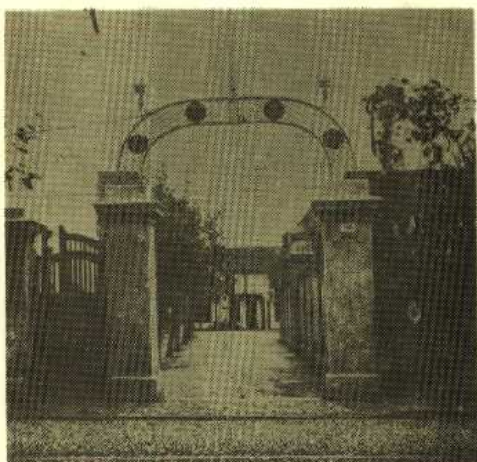
殷夫烈士像（1910—1931）

献给殷夫哥哥就义五十周年纪念（花园）

妹妹 真 八一、二、七

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墓





殷夫读书过的
上海民立中学



殷夫的故乡——
浙江象山东乡大徐



殷夫在同济大学附
属德文补习科时，
全体学生合影。

序*

——读了殷夫同志的诗

丁 玲

我第三次读完了这本诗及散文的稿子。第一次读它是在深夜，读过后我不能睡，那夜我失了眠，好象害热病似的难受。第二天精神很坏，一天也没有做事。第二次我读它是上午，也是同样一天没有做事，说不出心中的郁闷和愤懑。这是第三次了，电灯光静静的陪着我。我感到心跳，我感到血液在体内奔流，感到头发胀，我只想大叫几声，我想到户外去散步，我要设法平静我的感情，必需设法平静我的感情。

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激动呢？因为我喜欢他的诗，由他的诗引起对他的尊敬，而当我读他诗的时候，当他的诗引起我对他的强烈感情的时候，我却不得不意识到，他已经早死了，这世界上已经老早没有他了，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！

他是这样的年轻，这样的富有革命热情，这样的有力量，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他为了我们，为了革命，写过他的诗，流过他的血。他的放射了异彩的生命，却是这样的短促。当他牺牲的时候，年龄不过二十二

* 这是丁玲同志为1951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殷夫选集》撰写的序。现经本人同意，收入《殷夫集》。1983年9月20日，丁玲同志又专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殷夫集》续写了新的序文《续序》，现编列于后。

岁^①，二十二岁，本来不过是一个还应该在大学里念书的年龄，然而殷夫同志却做了几年革命的青年工作，曾坐过三次牢，写了不少的文章和美好的诗篇，把他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革命了！

他的诗，仅仅在这能找到的二十多首^②中，我以为每首都象大进军的号音，都象鏖战的鼓声。我们听得见厮杀的声音，看得见狂奔的人群。这战斗象泰山崩裂，象海水翻腾，象暴风骤雨，象雷电交鸣。我们感得到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决心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统治阶级的殊死的斗争。诗人的心是沉重的，是坚定的，是激烈的，诗人的感情是炽热的，它紧紧的拥抱着抗争的人们，他用力的握着真理，痛击那群卖国者，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！但诗人所给人们的远景和信心：却是光明的，愉快的，新的社会的建立！殷夫同志是一个诗坛的骄子，我还没有读到过象他这样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。他对旧的毫无留恋，而是讽刺，是鄙视。他是新的诗人。在廿年以前是这样，在现在还是这样。

许多坏人不死去，还活着做恶，而好人却死去了！好人之所以死去，英雄之所以不能长生，那正是因为坏人做恶的原故。如果不是蒋介石，不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，殷夫同志是不会死去的，他是会写出更多的好诗来的。现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已经取得胜利，殷夫同志所理想的世界已经到来了。但是如果如果没有殷夫同志，没有千千万个，千千万万个殷夫同志，这世界

^① 过去根据阿英的《殷夫小传》，认为殷夫生于1909年，1931年牺牲时为二十二岁。现已查明殷夫生于1910年，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。请参见本书丁景唐的《殷夫——革命家和革命诗人》。

^②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殷夫选集》，只收集到殷夫的诗二十六首。殷夫自编的《孩儿塔》诗稿六十五首，当时尚未发现，未收。现在收入本书（《殷夫集》）的，有《孩儿塔》诗集全部诗稿六十五首，其他诗作三十四首，共九十九首，又译诗十一首，合计一百一十首。

是不会好起来的，那么，让我们永远记得死去的殷夫同志，和尊敬活着的殷夫同志，而把恶人永远消灭掉！

以前我是没有见过殷夫同志的，廿年后我从这束诗里认识了他。我以为我们很熟识，象一个很好的老朋友。我还愿意去搜寻他的遗作，却没有找到。这留下来的真太少了，真会使人感到不满足。但不得不先集起来，我想慢慢还会再找到一些的。

这一束稿子的确是不多的，但这一束稿子也的确可以显示出他的品质和才智来的。殷夫同志象昙花一现似的，象小小的火花，爆了几爆就灭了，但他的光是随着这一束诗篇放射到很远，他的顽强的意志，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死，而他的诗更将燃烧着后代年轻者的心。我们应该要以有这样年轻的革命诗人而骄傲，并因为他的原故而工作不歇。

读他的诗使我有无穷感慨，但我却愿意常常读它。如对一个知己的老朋友，这里是找得着一个最健康，最坚强，最懂得爱，最富有生命的灵魂的。

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夜

续 序

丁 玲

五十多年前，我读殷夫同志的诗，我喜欢；三十多年前，我为殷夫同志的选集写序，我重读他的诗，我激动。现在，五十多年以后，我再读他的诗，我觉得好象我仍在和着他的咚咚的战鼓声，举着红旗，无所畏惧地挺胸前进；而且当年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我们年轻战友们的身影，一个一个涌现在我眼前。殷夫同志和许多先烈一样，用他们的鲜血，描绘我们辉煌的斗争历史；殷夫同志和许多牺牲了的年轻作家一起，用他们的笔和生命，写出了这辉煌历史中的诗。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我们要学习他们爱祖国，爱人民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。

一九五一年，开明书店出版的《殷夫选集》中的诗作，只有二十六首。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殷夫集》竟收集到一百一十首（内创作诗九十九首、译诗十一首），比以前多了三倍多，这是我们的一件喜事。应该感谢诗稿的收集者、编辑者为广大读者所付出的辛劳，使我们能从过去得到教育、启发和鼓舞。

近来有些名家著文论说，全部否认过去，认为过去对于今天只是沉重的负担，是湿漉漉的包袱；只有抛掉过去的包袱，才能获得辉煌的未来。我想，一个人如果把过去的小小成就当

成包袱，沾沾自满，不再进取，自然是不好的，要不得的。但全盘否定过去，对历史不作具体分析，不分精华糟粕，把革命传统，民族遗产，统统当作包袱甩掉，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，是不利于文学，不利于祖国的创新，也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。而真正妨碍我们前进，阻止我们前进的正是少数人对革命传统的背离，对民族遗产的虚无、轻视，某些人的崇洋媚外，拜物、拜金主义思想，几千年来残留的封建恶习，和至今正为人们揭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。多了这些，少了革命传统，这才是真正的包袱，是我们一定要甩掉的！在《殷夫集》出版的时候，我为一九五一年写的序补上这样几句，表示我对祖国历史的尊重，对革命先驱与先烈的崇敬。我和许多青年同志一起，将从殷夫同志的遗作中，继续受到启发、熏陶和教益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和前驱的血^①

鲁迅

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，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，终于在最黑暗里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。

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，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，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。繁难的象形字，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。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，便首先发出战叫。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，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，或者制造谣言，或者亲作侦探，然而都是暗做，都是匿名，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。

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于是一面禁止书报，封闭书店，颁布恶出版法，通缉著作家，一面用最末的手段，将左翼作家逮捕，拘禁，秘密处以死刑，至今并未宣布。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，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，因为如传略^②所罗列，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，勇气，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，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。

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，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

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，我们的很大的悲痛。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，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，大众存在一日，壮大一日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。我们的同志的血，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，一样的残杀，作一样的战斗，有一样的运命，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。

现在，军阀的报告，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，也为“邪说”所中，租界的巡捕，虽对于小学儿童，也时时加以检查；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，已将一无所有了，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——青年不必说——的敌人。而他们的这些敌人，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。

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，纪念我们的战死者，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，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，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。

【注释】

① 本篇原载1931年4月25日《前哨·纪念战死者专号》，署名L.S.。后收入《二心集》。

② 传略，指《前哨·纪念战死者专号》上的“左联”五烈士小传。他们是李伟森（1903—1931），原名李国纬，一名李求实，湖北武昌人。编有《革命歌集》、《俄国革命画史》，译有《朵思退夫斯基》、《动荡中的新俄农村》等。柔石（1902—1931），原名赵平复，浙江宁海人。著有小说《旧时之死》、《三姊妹》、《二月》、《希望》、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等，翻译作品有《浮士德与城》、《颓废》、《丹麦短篇小说集》。胡也频（1903—1931），原名胡崇轩，福建福州人。作品有《圣徒》、《活珠子》、《往何处去》、《诗稿》、《消磨》、《牧场上》、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》、《四星期》、《一幕悲剧的

写实》、《到莫斯科去》、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等小说集，《也频诗选》诗集，《鬼与人心》、《别人的幸福》戏剧集。冯铿（1907—1931），又名岭梅，女，广东潮州人，著有《最后的出路》、《遇合》、《C女士的日记》、《乐园的幻灭》、《突变》、《小阿强》、《贩卖婴儿的妇人》、《红的日记》等小说，以及诗和散文。殷夫（1910—1931），即白莽，原名徐柏庭，一名徐白，浙江象山人。著有《孩儿塔》诗集，以及散见于《太阳月刊》、《奔流》、《拓荒者》、《萌芽月刊》、《巴尔底山》、《摩登青年》等公开刊物上的抒情诗、红色鼓动诗和译诗、译文，尚有刊登于《列宁青年》、《红旗》等秘密刊物上的诗和政治论文等，都未结集出版。

李伟森等“左联”五烈士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，“左联”的盟员。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。柔石、胡也频、冯铿被捕时是“左联”负责工作人员，殷夫是共青团的重要干部。他们于1931年1月17日、18日，被叛徒出卖，先后在东方旅社被捕。同年2月7日深夜，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。

为了忘却的记念^①

鲁 迅

—

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，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。这并非为了别的，只因为两年以来，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，至今没有停止，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，将悲哀摆脱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照直说，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。

两年前的此时，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，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^②同时遇害的时候。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，或者也许是不愿，或不屑载这件事，只在《文艺新闻》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^③。那第十一期（五月二十五日）里，有一篇林莽^④先生作的《白莽印象记》，中间说：

“他做了好些诗，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^⑤的几首诗，当时的《奔流》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，便来信要和他会面，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，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，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，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，又去跑他的路了。不久，他又一次的被了捕。……”

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。白莽并没有这么高

慢，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，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，我也没有这么高慢，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，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。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，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《彼得斐传》，我就发信去讨原文，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，邮寄不便，他就亲自送来了。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面貌很端正，颜色是黑黑的，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，只记得他自说姓徐，象山人；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（怎么怪法，现在也忘却了），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，罗曼谛克，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。就只剩了这一点。

夜里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，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，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。他像是不喜欢“国民诗人”这个字的，都改成“民众诗人”了。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，说很悔和我相见，他的话多，我的话少，又冷，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。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，说初次相会，说话不多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，将原文改变。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，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，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，以供读者的参看。他果然译了几首，自己拿来了，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。这传和诗，后来就都登在《奔流》第二卷第五本，即最末的一本里。

我们第三次相见，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。有人打门了，我去开门时，来的就是白莽，却穿着一件厚棉袍，汗流满面，彼此都不禁失笑。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，刚由被捕而释出，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，连我送他的那两本；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，没有夹衫，而必须穿长衣，所以只好这么出汗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“又一次的被抓”的那一次了。